

## 讓藝術家走羊腸小道：回顧聲音圖書館

### 前言

執筆之前，老是想起一齣紀錄片《骨頭的秘密》(Secrets of Bones)，其中一集以頭骨的結構說明動物如何感觀世界。人類的每一隻眼和耳都有差不多約 120 度的視聽範圍：我們的雙眼在前方，最前方的部分視野會重疊，使我們的視覺具立體及距離感；耳在頭的兩側及水平位置，沒有重疊的聽域令我們沒有極度精準的聽覺，但差不多有 360 度全方位的聽力，眼看不到後方的東西，耳卻聽到後方的聲音。然而，從我們身體的結構中，實際道出了我們接收視聽的主次程度，我們的作息往往以視覺為主，聽覺為輔。

### 綜觀

如果硬要將各種藝術及藝文機構分門別類，「聲音掏腰包」無疑是香港最置力推展聆聽文化與聲音藝術的藝文機構。如果「聲音掏腰包」是大腦，虛擬的「聲音圖書館」就是實踐的手足，兩者關係密切。正如創辦人楊陽寫到，「聲音掏腰包的工作，很多時候喚醒了我們對表現聲音的物質性的關注」<sup>1</sup>，而聲音圖書館便以聲音收藏為主，以不同採聲人及聲音收藏者所提供的聲音檔案來豐富館藏，一來透過不同的「聲音實踐」來釐清以聲音與外部不同元素的關係，二來圖書館希望對應的對象不限於藝術創作者，而是包括大眾、學生、藝術家等，讓聲音將公眾與藝術連接。

多年來的耕莘——除了不少以聲音舉辦過不同的學校工作坊，亦增設了網上的教材套，從理念來看，就是將受眾的位置由被動的教學模式轉為自發的學習；利用田野錄音聯繫自然保育與社會議題上，作為整個社會的一種記錄與延伸，用聲音為社會下了一道不常用的註腳；「細聲公」走出虛擬的聲音圖書館，在不同的場所中展示各種聲音檔案，不單將錄音帶到現實環境中再現，同時結合了採聲人對外間的微觀與現實環境，重新建構出複雜的關係，將聲音由保存轉化成再現；「聲音職人系列」與「志同道合」皆以訪問的形式探究與聲音相關的人和事，前者訪問跟聲音相關行業的人，探索他們對聲音的想法及工作上的經驗，後者訪問一些以「收藏」或錄音為志業的從業者，理解聲音之於他們的關係、他們背後的理念。相對各種聲音檔案與聆聽文化，這些訪問採取一種較為「在地」的策略，你可以看到不同人士對於聲音及聆聽的實在體驗，亦可視為對應聲音的文史搜集與保存；除了保存以外，亦有一些對應藝術家及創作者的「拜師學藝—澎葉生」與「客席策展人」，前者讓參與藝術家跟聲音藝術家澎葉生(Yannick Dauby)一同學習與錄音，後者邀請到三位背景及創作媒介不同的客席策展人余迪文、周耀輝與白雙全。計劃以聲音圖書館內的館藏為起始點，再加以創作及策展。至 2015 年底，余迪文及周耀輝已先後完成了他們的項

---

<sup>1</sup> 詳見楊陽著：〈之於偶遇，迎如聽在〉，  
([http://www.thelibrarybysoundpocket.org.hk/media/This-is-not-an-archive\\_CHI\\_ENG.pdf](http://www.thelibrarybysoundpocket.org.hk/media/This-is-not-an-archive_CHI_ENG.pdf))

目，策展了網上虛擬的聲音展覽，從他們的項目中，策展的理念既不同，也不一定動用到聲音圖書館內的音檔，但不約而同地邀請不同的藝術家參與，從聲音作為創作媒介與觀察世界的橋樑，透過不同的參與展示出不同的面貌。而圖書館中的角色，便發揮出它作為參考及啟迪的作用。

種種的向度，由大眾、藝術家、教育、創作、聆聽文化等不同的範疇、由關注及聆聽聲音，到聲音作為一種文化再現及反映社會的精神面貌，聲音圖書館依舊從廣度及深度的層面推進。當我們審視圖書館之於社會的關係時，不得不承認聲音也是種「不能承受的輕」——聲音對於大眾來說，沒有視覺元素般的即時刺激與效應，變得主次有序。加上聆聽的文化沒有針對性的內容，對許多人來說可能太廣太無邊際。不少參與的藝術家也認為他們慣於視覺的表述及觀察而多於聽覺<sup>2</sup>，當有天你在地鐵車廂內發現大部分人只看著電話帶著耳筒，只看他們想看到的，只聽他們想聽到的。看來，不論是聲音藝術或是聲音的關注上，這條路也愈來愈不易行。要喚醒大眾對聲音的關注，凝聚這種無形的意識與情景確是項艱鉅的工程。或者，聲音藝術、聆聽文化或聲音之於外間的關係也一直背負著這種似是「原罪」的尷尬狀態——聲音既有它的普遍性與尋常性，但我們卻不會以它作為首要的認知系統。

## 再思

綜觀聲音掏腰包及聲音圖書館這年來的工作，大眾與藝術工作者是其中一類重要的對象，當中亦包含學生等不同的社會角色，身份重重疊疊，有時可作分野，有時混同難別。然而，從圖書館這年的活動如「細聲公」、「拜師學藝—澎葉生」與「客席策展人」，這些著重以聲音為主的「再現」工作中，或許能寫出另一道有趣的風景——聲音既可以記錄社會的轉變，也可以改變一些人的想法或事物的呈現方式——從藝術家參與的計劃中，便最能呈現出這種聲音與社會雙向的關係。亦因此聯繫到兩個看似無關痛癢的討論：詩歌的價值與社會交往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中所促成的反思與改變。

洛楓談陳滅的《抗世詩話》，提到詩的邊緣性以及之於社會的本質，它從來不被重視或刻意忽略，在沒有「外力」如政府、商業資助等牽絆下，詩作反顯出了它的「隱性力量」，可以「盛載人文思想、沈澱歷史、記錄盛衰的能力。<sup>3</sup>」。聲音與詩歌，兩者有著微妙的關係，從性質上或有相類比的地方。聆聽與聽覺文化從來不及視覺文化般受到重視，聲音或田野錄音所彰顯出的聲境與世界，就似一種迂迴又朦朧的小徑，你無法清晰地了解及認知那聲音所呈現確實又準確的世界，另一方面，聆聽必然是種處世的態度，正如在田野錄音的過程

---

<sup>2</sup> 詳見 2015 年度「拜師學藝—澎葉生」活動中眾參與藝術家的回饋。

<sup>3</sup> 詳見彭麗君著：《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2010），頁 238。

中，至少採聲者需要維持在安靜或持續的狀態才能聆聽這個環境，記錄社會或田野的改變或狀況。而怎樣以聲音作為反思與改變？這點似乎跟社會交往藝術有點類近，社會交往藝術的詮釋——engaged/engagement 很多時都會譯作「介入」、「進入」、「參與」等意思，然而在吳瑪俐的心目中，這些譯言也未能包含 engaged 中「訂盟」與「交遇」的關係<sup>4</sup>。由於可見，engagement 不是一方「介入」到另一方的單向模式，而是一種雙向的模式，從而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藝術家參與，正正體驗出參與者（對象）與不同環境的「交遇」，藝術家以其獨特的視角，加上他們的「技」與「藝」進行採聲與創作，他們往往飾演著主動的角色，以不同形式（藝術實踐、採聲等）進行表述性（performative）的對話與參與，就如「拜師學藝」中，每位參與者。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成這些參與者（大部分也是藝術家）有一種自覺意識，成就出一種他律（heteronomy）的運作模式，讓聆聽成為的一種慣常在意的感知，讓聲音成為一種作為反思外部元素的中介、作為一種文化再現的媒介。

張煒森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

<sup>4</sup> 詳見吳瑪俐著：〈與社會交往的藝術——香港台灣交流展〉  
(<http://artassocialinterac.wix.com/hktw#!wml/cdnh>)

## 關於張煒森

張煒森，2006 年與 2009 年於嶺南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獲得中文文學士與視覺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張氏關注藝術展覽與作品之間的關係及呈現所衍生的問題，藉此延伸展覽的詮釋空間。

現專注藝評及藝術書寫，亦有參與藝術創作、平面設計及策展等工作。

Eddie Cheung Wai Sum is art critic, writer, artist and curator, he received his Ba (hons) in Chinese and MA in Visual culture studies from CUHK in 2006 and 2009.

Cheung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and representability between art exhibition and artwork, in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another way of interpretation for art exhibition.